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第七编



妇女能顶半边天

I:39.07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2239.07
3

目 录

雨夜交班(金钱板·荷叶)……于 吟(1)

过新年(唱词) ……………周企旭(9)

上大学(相声)…德阳县蟠龙公社
知识青年王维龙(19)

妇女能顶半边天(相声) ………艾 淑(33)

69.3.3



A 390451

雨 夜 交 班

(金钱板·荷叶)

于 吟

嚓嚓嚓，闪光道道把夜空划，
呼呼呼，狂风嗖嗖把树梢刮，
隆隆隆，雷声滚滚震田坝，
唰唰唰，暴雨阵阵打篱笆。
风雨惊醒人一个，
老保管员李二爸，
二爸翻身把床下，
一串钥匙手中拿，
哪管风狂雨又大，
不顾路稀硬头滑，
三步并作两步跨，
急着去找张小霞；

边走心头边在想，
小霞硬是向阳花；
文化革命中的小闯将，
风里浪里敢冲杀；
毛主席一声号令下，
她广阔天地把根扎，
接受再教育决心大，
出几身大汗，滚一身泥巴，
练就红心干革命，
练就铁手做庄稼。
如今我工作有变化，
去把副业工作抓，
昨晚开了社员会，
保管工作选小霞；
她可知钥匙虽小分量大，
干工作党的基本路线是灯塔，
可想到金谷丰收才下坝，
风雨夜更需警惕把仓查……。

正想着，走拢小霞屋檐下，
张口就要减小霞，

“不忙。”

青年人，瞌睡大，
劳动一天正疲乏；
我先去仓房看一下，
有情况再来喊小霞，
对。”

二爸急忙到晒坝，
仓房边走出民兵赵正华，
正华说：

“二爸尽管把心放，
已经有人把仓查；
新仓旧仓都看罢，
不漏不淹无错差；
刚才间，有股积水漫仓下，
不打紧，已把排水沟来挖。”
二爸问：

“查仓开沟是哪个？”

正华答：

“新任保管张小霞。”

二爸一听心头喜：

这小霞硬是会管“家”。

只见那小沟引水到田坝，

保证了仓底干沙沙；

二爸看着沟中水，

心起疑团，眼睛都不眨。

正华说：

“二爸，你盯着水沟在看啥，

莫非水里有朵花？”

二爸说：

“常言阵雨不烂路，

短时不会把水发；

这沟水为啥这样大？……”

正华说：

“小霞她也说需调查。”

二爸问：

“这阵小霞她在哪？”

正华答：

“已顺着水源去观察。”

二爸说：

“走！我们俩赶去看一下。”

“要得！”

二人寻根到水闸，

水闸上果然有人在说话，

听声音就知道是张小霞。

你看她，手握钢枪英姿飒爽，

对着个人影在盘查：

“你深更半夜来做啥？”

“我，我，我为了集体把水扎。”

虚言假语多狡诈，

原来是反动富农万才发；

他弯腰驼背头低下，

结结巴巴把话答：

“……噢，我争取冒雨来改造，
扎水保水灌庄稼。”

小霞一听肺气炸：

“哼！今天看你咋个滑！”

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“你可知秋收晾田不用水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。”

“你可知暴雨放水不关闸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。”

“你可知新仓修在晒场坝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。”

“既知道，你又为啥把水扎？”

“这……

“你干尽坏事说好话，
堵水淹仓心毒辣！”

“呃……。”

几句话问得万才发张口哑，
阴谋败露一身耙。

这时二爸把正华叫：

“把他带到黄桷桧！

天亮开个批斗会，
反面教员就请他。”

“是。走！”

正华上前一声吼，
押走坏蛋万才发。
小霞把枪肩上挂，
亲切切喊二爸；
二爸将钥匙捧在手，
郑重交给张小霞：

“小霞，不须二爸多说话，
你已经懂得怎样管好它。”

小霞把钥匙忙接下，
心情激动闪泪花：

“全靠毛主席全靠党，
贫下中农育新芽，
广阔天地作为大，

三大革命长才华；
保管工作千百件，
我一定纲举目张把大事抓！”

“对！”

说话间，雨过风停天已亮，
满天彩云满天霞。

过 新 年

(唱词)

周 企 旭

一轮艳阳当空挂，
百里山乡飞采霞。
公社一条朝阳路，
路上走来吴大妈。
莫看大妈年纪大，
步子稳健人硬扎。
穿柳林，过田坝，
下正沟，上山垭。
为接女儿回城度春假，
走起路脚上就象有马达！
你看她正在大步朝前跨，
忽然间脚底好象粘糍粑。

• 9 •

面前大路分了岔，
不知该往哪边彗。
正为难背后有人在问话：
“大嫂你要找谁家？”
吴大妈回头忙把照面打：
“我找女儿吴春华！
老哥子！麻烦你指一下，
哪条路能到黄谷垭？”
“啊！原来是春华的妈妈来乡下，
走走走，我们一路去找她！”
二人朝着垭口上，
吴大妈细将大爷来观察。
只见他：一双水草鞋穿脚下，
两只鸳鸯在肩上搭；
腰圆膀粗个子大，
银发银须身板顶硬扎。
大妈正要说句话，
大爷先就开话匣：

“大嫂莫非放了假，
下乡来看小春华。”
“是呀！扳起指拇算一下，
今天已腊月二十八。
上星期我就写了信，
叫春华回家吃汤粑。
至今不见人和影，
莫不是伤风感冒把病发？
莫不是我在信中又说错话？
女娃子！不看妈也该看爸爸！
唉！弄不清到底为了啥？！
星期天我亲自来调查。”
大爷一听嘴笑岔，（读去声）
将他胡子（儿）轻轻抹：
“大嫂莫急不要怕，
娃娃不会出偏差。
她在山腰修堤坝，
包管你——

看到就要打哈哈！”
刚刚说完这句话，
耳听前面人喧哗。
猛然间轰隆一声如雷炸，
半空中飞石又走沙；
烟雾里一个人影拿着旗旗（儿）在比划，
好似那春燕展翅拨云霞。
口哨一响山在垮，
唤来那箩筐箩筐象穿花。
乱石搬家垒堤坝，
人声轰声震山洼。
大妈一见好惊讶：
“嘿！那个女娃子硬泼辣！
若不是头上扎一对小扫把，
我还以为是男娃娃！
一会（儿）在把炮眼打，
一会（儿）又将二锤拿；
挑担担（儿）象在跑起耍，

下坡坡（儿）象把翅膀插！
老哥子，她是哪一个？”
老大爷笑眯笑眯把话答：
“好好好，我来给你介绍下，
这姑娘哪个不说顶呱呱！
两年前向党递申请，
落户选在山榭榭。
搞科研，练打靶，
挥银锄，掌犁铧。
夜读马列东窗下，
晨踏霜露迎彩霞。
虚心向贫下中农来请教，
为革命一心一意种庄稼。
批林贼她更是把头阵打，
枪枪指倒要害杀！
各方面进步都很大，
她心中开着一朵‘公字花’。
记得去年刚立夏，

有一股‘转点’歪风往山里刮。
她妈妈也叫她转到平坝坝，
一场斗争在考验她。
这姑娘反潮流不怕风浪大，
写封信批评她妈妈。
扬鞭山乡不回马，
走山路正好练双铁脚丫！
一波踏平一波又起，
斗争本来就复杂。
招工消息传乡下，
她妈妈又在信中谈办法……”
大妈越听心越诧：
“咦！说的才是我春华。”
急忙上前来插话：
“春华该把歪风煞，
她妈妈已经检讨啦。
老哥子！咋个还在戳疤疤？
娃娃回信说得对，

社会主义大厦靠大家搭。
没有泥巴哪来瓦，
工厂农村是一家。”
“对。不是我玩笑开得大，
不是我有意把你短处拿。
常言说上梁不正房要垮，
我们老一辈带路不能往泥坑蹚！
大嫂子不多心我是说直话……”
二人一同笑哈哈。
边走边笑拢堤坝，
坝上正遇小春华。
春华一见把招呼打，
又在喊师傅又喊妈：
“你们一路辛苦啦！”
顺手递过两碗茶。
“女娃子！咋个信都不回一下？
急得妈心中乱如麻。”
“妈吔！信拢时正在开工修堤坝，